

厚

德

錄



厚 德 錄

李 元 綱 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厚 德 錄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印刷學校印刷

叢書集成

初編

商務印書館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百川學海歷代小史及稗
海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
故據以排印

厚德錄卷第一

宋 百鍊真隱李元綱編

錢若水爲同州推官。知州性褊急。數以胥臆決事不當。若水固爭。不能得。輒曰。當陪奉贖銅爾。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。州官皆以贖論。知州愧謝。而已復然。前後如此數矣。有富家小女奴逃亡。不知所之。女奴父母訟於州。州命錄事參軍鞠之。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。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。棄尸水中。遂失其尸。或爲元謀。或從而加罪。皆應死。富人不勝榜楚。自誣服。具獄上。州官審覆。無反異。皆以爲得實。若水獨疑之。留其獄數日不決。錄事詣若水廳事。訴之。若受富民錢。欲出其死罪耶。若水笑謝曰。今數人當死。豈可不少宿留。孰觀其獄辭耶。留之。且旬日。知州屢趣之。不能。上下皆怪之。若水一旦詣知州。屏人言曰。若水所以留其獄者。密使人訪求女奴。今得之矣。知州驚曰。安在。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。知州垂簾。引女奴父母問之曰。汝今見汝女。識之乎。對曰。安有不識也。因從簾中推出示之。父母泣曰。是也。乃引富民父子。悉破械縱之。其人號泣不肯去。曰。微使君之賜。則某滅族。知州曰。推官之賜。非我也。其人趨詣若水廳事。若水閉門拒之。曰。知州自求得之。我何與焉。其人不得入。繞牆而哭。傾家資以飯僧。爲若水祈福。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。欲爲之論奏其功。若水固辭曰。若水但求獄事正。人不冤死耳。論功非本心也。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。當置錄事於何地耶。知州嘆服曰。如此。尤不可及矣。錄事詣若水叩頭愧。

謝若水曰。獄情難知。偶有過誤。何謝也。於是遠近翕然稱之。未幾。太宗聞之。驟加進擢。自幕職半年中。爲知制誥。二年中。爲樞密副使。

李繼隆討夏虜。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。欲陷之罪。乃檄轉運司。期八月出塞。令辦芻粟。轉運司調發方集。繼隆復爲檄。言陰陽人狀。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。當更取十月。轉運司遂散芻粟。旣而復爲檄云。得保塞胡偵候狀。言賊且入塞。當以時進軍。芻粟卽日取辦。是時民輸輓者適散。倉卒不可復集。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。太宗大怒。立召中使一人。付三函。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級。丞相呂端。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。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。先推驗有狀。然後行法。上大怒。拂衣起入禁中。二府皆罷。若水獨留廷中不去。上旣食久之。使人偵視廷中。有何人。報曰。有細瘦而長者。尙立焉。上出。詰之曰。爾以同州推官。再葺爲樞密副使。朕所以擢任爾者。以爾爲賢耳。乃不才如此。爾尙留此安俟。對曰。陛下不知臣無狀。使待罪二府。臣當竭其愚慮。不避死亡。補益陛下。以報厚恩。李繼隆外戚。貴重莫比。陛下據一幅紙。詔書誅二轉運使。雖彼有罪。天下何由知之。鞠驗事狀明白。乃爾加誅。亦何晚焉。獻可替否。死以守之。臣之常分。臣未獲死。故不敢退。上意解。乃召呂端等問之。端等奏請。如若水議。先令責狀。許之。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。旣而虜欲入塞。事皆虛。繼隆坐落招討。知秦州。

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。忽稱疾不視事。諸將皆來問疾。彬曰。余之病。非藥石所愈。惟諸公共發誠心。自誓以不妄殺一人。則自愈矣。諸將許諾。共焚香爲誓。明日稱愈。及克金陵。城中皆按堵如故。曹翰克江州。忿

其久不下屠戮無遺。彬之子孫貴盛。至今不絕。翰卒未三十年。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。曹彬侍中爲人仁愛。多恕平。數秉國。未嘗妄斬人。嘗知徐州。有小吏犯罪。旣立案。逾年然後杖之。人皆不曉其旨。彬曰。吾聞此人新娶婦。若杖之。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。朝夕笞罵。使不能自存。吾緩其事。而法亦不可赦也。其用志如此。

趙康靖公槩。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。乃同脩起居注。槩性重厚寡言。脩意輕之。及脩除知制誥。是時韓范在中書。以槩爲不文。乃除天章閣待制。槩澹然不以屑意。及韓范出。乃復除知制誥。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。與人淫亂。事覺。語連及脩。脩時爲龍圖閣直學士。河北都轉運使。朝廷疾韓范者。皆欲文致脩罪。云與甥亂。上怒。獄急。羣臣無敢言者。槩乃上書。言脩以文學爲近臣。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。輕加誣讎。臣與脩蹤跡素疎。脩之待臣亦薄。所惜者。朝廷大體耳。書奏。上不悅。人皆爲之懼。槩亦澹然如平日。久之。脩終坐降爲知制誥。知滁州。執政私曉諭槩。令求乃出知蘇州。遭喪去官。服闋。除翰林學士。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。不可超越。先爲學士。奏雖不報。時論美之。

天章閣待制張昞之。爲河北都轉運使。保州界河巡檢兵士。常以中貴人領之。與使州抗衡。多齟齬。不相平。州常下之。其士卒驕悍。糧賜優厚。雖不出巡徼。常廩口食。通判不待舉。以爲虛費。申轉運司罷之。士卒怨怒。遂作亂。殺守倅。朝廷遣知制誥田況賈詔諭之。乃降。方其未降也。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昞之不協。在軍中密奏曰。賊於城上呼云。得張昞之首。我當降。若賜昞之首以示賊。宜可得。上從之。遣中使奉劍往。卽

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。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。遇之。卽遣中使還。且奏曰。賊初無此言。是必冤讎者爲之。借令有之。若以一卒之故。斷都轉運使頭。此後政何由得行。上怒解。昱之落職。知虢州。

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。萊公數短太尉於上。而太尉專稱其長。上一日謂太尉曰。卿雖稱其美。彼專談卿惡。太尉曰。理固當然。臣在相位久。政事闕失必多。準對陛下無所隱。益足以見其忠直。此臣所以重準也。上由是益賢太尉。萊公在藩鎮。嘗因生日。建山棚大宴。又服用僭侈。爲人所奏。上怒甚。謂太尉曰。寇準每事欲效朕。可乎。太尉徐對曰。準誠能臣。無如駿何。上意解。遽曰。然此止是駿耳。遂不問。太尉疾亟。上問以後事。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。

景祐中。呂許公夷簡執政。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。知開封府。屢攻許公短。坐落職。知饒州。徙越州。康定元年。復天章閣待制。知永興軍。尋改陝西都轉運使。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。仁宗曰。范仲淹賢者。朝廷將用之。豈可但除舊職。卽除龍圖閣直學士。陝西經略安撫使。上以許公爲長者。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。希文面謝曰。嚮以公事忤犯相公。不意相公獎拔乃爾。許公曰。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。

呂蒙正丞相。不喜記人過。初參知政事。入朝。堂士於簾內指之曰。是小子亦參政耶。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。其同列怒。令詰其官位姓名。蒙正曰。若一知其姓名。則終身不能復忘。固不如不知也。不問之何損。時皆服其局量。

章郇公得象之高祖。建州人。仕王氏爲刺史。號章太傅。其夫人練氏。智識過人。太傅嘗出兵。有二將後期。

欲斬之。夫人置酒，飾美姬進之。太傅歡甚，迨夜飲醉。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。二將奔南唐，後爲南唐將，攻建州破之。時太傅已死，夫人居建州。二將遣使厚以金帛，遺夫人，且以一白旗授之，曰：「吾將屠此城，夫人植旗於門，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。」夫人反其金帛，并旗弗受，曰：「君幸思舊德，願全此城之人，必欲屠之，吾家與衆俱死耳，不願獨生。」二將感其言，遂止不屠。太傅十三子，其八子夫人所生也。及宋興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，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。其父亦八房子孫，出繼五房耳。

趙清獻公閱道抃，熙寧中，以大資政知越州。兩浙旱蝗，米價踴貴，餓死者十六七。諸州皆榜衢路，立告賞禁人增米價。閱道獨榜衢路，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。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，米價更賤，民無餓死。閱道治民，所在有聲，在成都杭越尤著。

至和中，范景仁爲諫官。趙閱道爲御史，以論陳恭公事有隙。熙寧中，介甫執政，恨景仁，數毀之於上。且曰：「陛下問趙抃，卽知其爲人。」他日上以問閱道，對曰：「忠臣。」上曰：「卿何由知其忠？」對曰：「嘉祐初，仁宗遠豫，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，豈非忠乎？」既退，介甫謂閱道曰：「公不與景仁有隙乎？」閱道曰：「不敢以私害公。」景仁云：「王達者，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。事曇久，曇親信之。旣而去，曇應募爲兵，以選入捧日營。凡十餘年，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，父子械繫御史臺獄。上怒甚，獄急，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。達旦夕守臺門不離，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。曇貶恩州別駕，仍卽時監防出城。諸子皆流嶺南，達追哭送之，防者遏之。達曰：『我主人也，豈不得送之乎？』曇，河朔人，不習嶺南水土，其家人皆辭去曰：『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。』數日，

曇感悲自縊死。旁無家人。達使母守曇尸。出爲之治喪事。朝夕哭如親父子。見者皆爲流涕。殯曇於城南佛舍。然後去。嗚呼。達賤隸也。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。又非矯迹求令名。以取祿仕也。獨能發於天性至誠。不顧罪戾。以救其故主之急。終始無倦如此。豈不賢哉。嗟呼。彼所得於曇。不過一飯一衣而已。今世之士大夫。因人之力。或致位卿相。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。屏手側足。戾目窺之。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。若畏猛火遠避去。又或從而擠之。以自脫。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。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。稽其行事。則此僕夫必羞之。出司馬溫公
涑水紀聞

許昌士人張孝基。娶同里富人女。富人只一子。不肖。斥逐之。富人病且死。盡以家財付孝基。孝基與治後事如禮。久之。其子丐於塗。孝基見之。惻然謂曰。汝能灌園乎。答曰。如得灌園以就食。何幸。孝基使灌園。其子稍自力。孝基怪之。復謂曰。汝能管庫乎。答曰。得灌園已出望外。況管庫乎。又何幸也。孝基使管庫。其子頗馴謹。無他過。孝基徐察之。知其能自新。不復有故態。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。此似法華窮子之事。其子自此治家勵操。爲鄉閭善士。不數年。孝基卒。其友數輩遊嵩山。忽見旌幢。騶御滿野。如守土大臣。竊視專車者。乃孝基也。驚喜前揖。詢其所以致此。孝基曰。吾以還財之事。上帝命主此山。言訖不見。

崇寧更錢法。以一當十。小民嗜利亡命。犯法者紛紛。或捕得數大侖。誣以樞密章橐之子。縋之所鑄也。初遣監察御史沈畸。既至。繫者已數百人。盡釋之。閱實以聞。時宰大怒。別選煅鍊。縋竟坐刺配籍。沒其家。沈既得罪。歸鄉以死。張再遷亦不顯。今三十年間。沈氏有子登科。張氏不復振矣。二子皆東吳賢者。不幸而

當此大抵張之失。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。吁。可以爲世之戒矣。

建炎間。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。士有屈於生前。而伸於歿後。方其臨事執義。以行其志。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。是可嘉歎也。爾以直道居御史府。執憲不回。是爲稱職。而擅權誤國之人。方且嫉惡而排斥之。今公朝德明。昭爾積年之無辜。使雖沒世而不泯。河圖寓直。職號清華。精爽尙存。歆予褒寵。紹興己卯。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。訓詞云。先皇帝有賢御史。以議獄不撓。忤柄臣。至於流落以死。朕嘗伸褒錄之典。思其人而不及見。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。以爾樂道修身。勇於爲善。義冠在列。有粹然安靜之風。朕旣知之矣。賜觀所廷。察言可用。其以柏寺雄職爲予司聰。紹爾家聲。則名稱報。

陳安節學士云。福州一農家子張生。幼時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。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。欲自經者。惻然。盡以所費贈之。而親釋縛。因坐石上。旁有人不相識。問飢渴乎。曰然。指路隅竹筍令食之。堅不可咀。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。生飲水。頓覺精爽非常。自此絕粒。忽識字。能爲詩。頗言人未來事。後祝髮爲浮屠。參議何大圭自閩來。云與師執所遇乃鍾離先生。至今往來不絕。

出方勺泊宅編

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。因祀宣尼。宿于齋館。夜有偷兒入其室。褰帷挺刃。願謂公曰。不能自濟。故來求濟於公。公曰。几上器具可直百千。盡以與汝。偷兒曰。非謂此也。願得公首以獻西人。公卽引頸。偷兒投刃。稽顙曰。以公德量過人。故來試公。然几上之物。已荷公賜。願公無泄也。公曰諾。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。

之終不以語人。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。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：「慮吾死後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。」

范文正公幼孤，隨母再適朱氏。公性至孝，以母在時方貧，及顯，非賓客不重肉。妻子僅能自充，然好施與，所得俸祿盡置義莊，以贍宗屬。泛愛樂善，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。

二宋卯角之年，同於黌舍肄業。有胡僧見而謂曰：「小宋他日當魁天下。」大宋亦不失甲科。後十餘年春試罷，復過僧於廬邸。僧執大宋手而驚曰：「公風神頓異昔時。」能活數百萬命者，大宋笑曰：「貧儒何力及是？」僧曰：「不然，肖翹之物皆命也。」公試思之。大宋俛思良久，乃笑而言曰：「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，爲暴雨所侵，羣蟻繚繞穴傍。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。由是蟻命獲全，得非此乎？」僧曰：「是也。」小宋今歲固當首捷，然公終不出小宋下。二宋私相語曰：「妄也。」一歲固無兩魁，比唱第，小宋果中首選。章憲太后當朝，謂不可以弟先兄，乃以大宋爲第一，小宋爲第十，始信僧言不妄。

趙閱道少保，寬厚長者，與物無忤。家于三衢，所居甚隘，弟姪有欲悅公意者，厚以直易鄰翁之居。以廣公第，公聞不樂曰：「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，忍弃之乎？」命亟還翁居，而不追其直。常知越州，值歲大歉，公召州之富民畢集，勸誘以賑濟之義，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。於是施者雲集，所全活十數萬人。曾子固作救災記，備述其事。

出陳正敏
遜齋閑覽

范文正公少貧悴，依睢陽朱氏家，常與一術者遊。會術者病篤，使人呼文正而告曰：「吾善煉水銀爲白金，

吾兒幼。不足以付。今以付子。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。封識納文正懷中。文正方辭避。而術者已絕。後十餘年。文正爲諫官。術者之子長。呼而告之曰。而父有神術。昔之死也。以汝尙幼。故俾我收之。今汝成立。當以還汝。出其方。并白金授之。封識宛然。

張文定公齊賢。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。一日家宴。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。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。爾後文定三爲宰相。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。而此奴竟不霑祿。奴乘間再拜而告曰。某事相公最久。凡後於某者。皆得官矣。相公獨遺某何也。因泣下不止。文定憫然語曰。我欲不言。爾乃怨我。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。我懷之三十年。不以告人。雖爾亦不知也。吾備位宰相。進退百官。志在激濁揚清。安敢以盜賊薦耶。念汝事我日久。今予汝錢三百千。汝其去吾門下。自擇所安。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。汝宜有愧於吾。而不可復留也。奴震駭。泣拜而去。

慶曆中。呂許公罷政事。以司徒歸第。拜晏元獻公殊。章郇公得象爲相。乃以諫官歐陽脩。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。其他升拜不一。是時石介甫爲國子監直講。獻慶曆聖德頌。褒貶甚峻。而於夏竦尤極詆斥。至目之爲不肖。及有手鋤姦枿之句。頌出。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。子之禍自此始矣。未幾。黨議起。介在指名。遂罷監事。通判濮州。歸徂徠山而病卒。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。或言直溫嘗從介學。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。介實不死。北走胡矣。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。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。以驗虛實。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。謂中使曰。若發棺空。而介果北走。則雖孥戮。不足以爲酷。萬一介死。未嘗叛去。卽

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。何以示後世耶。中使曰。誠如金部言。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。居簡曰。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。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。無慮數百。至於舉柩窆棺。必用凶肆之人。今皆檄召至此。劾問之。苟無異說。卽皆令具軍令狀。以保任之。亦足以應詔也。中使大以爲然。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。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。合數百狀。皆結罪保證。中使持以入奏。仁宗亦悟竦之譖。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。而世以居簡爲長者。

自王均李順之亂後。凡官於蜀者。多不挈家以行。至今成都猶有此禁。張忠定公詠知益州。單騎赴任。是時一府官屬。憚張之嚴峻。莫敢蓄婢使者。張不欲絕人情。遂自買一婢。以待巾幘。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。張在蜀四年。被召還闕。呼婢父母出貲以嫁。仍處女也。

劉彝所至多善政。其知虔州也。會江西飢歉。民多棄子於道上。彝揭榜通衢。召人收養。日給廣惠倉米二升。每日一次。抱至官中看視。又推行之縣鎮。細民利二升之給。皆爲字養。故一境間。子無夭闕者。

江南有國日。有縣令鍾離君。與鄰縣令許君結姻。鍾離女將出。適買一婢以從嫁。一日。其婢執箕箒治地。至堂前。熟視地之窠處。惻然淚下。鍾離君適見。怪問之。婢泣曰。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。道我戲劇。歲久矣。而突處未改也。鍾離君驚曰。而父何人。婢曰。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。身死家破。我遂落民間。而更賣爲婢。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。復咨於老吏。具得其實。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。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。其子且曰。吾買得前令之女。吾特憐而悲之。義不可久辱。當輟吾女之奩篋。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。更

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。以歸君子可乎。許君答書曰。蘧伯玉耻獨爲君子。君何自專仁義。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。然後君別求良配。以嫁君女。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。此等事。前輩之所常行。今則不復得而見矣。出魏泰東軒筆錄

竇禹鈞。范陽人。爲左諫議大夫。致仕。諸子登第。義風家法。爲一時標表。馮道贈禹鈞詩曰。燕山竇十郎。教子以義方。靈椿一株老。偃桂五枝芳。人多傳誦。生五子。長曰儀。次曰儼。曰侃。曰僖。曰僖。儀禮部尙書。儼禮部侍郎。皆爲翰林學士。侃左補闕。僖左諫議大夫。參知政事。僖起居郎。初禹鈞家豐。年三十無子。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。汝早脩行。緣汝無子。又壽不永。禹鈞唯諾。禹鈞爲人素長者。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。慮事覺。有女年十二三。自寫券繫女臂云。永賣此女與本宅。償所負錢。自是遠遁。禹鈞見而憐之。卽焚券。以其女囑妻曰。善撫養之。旣笄。以二百千擇良配。得所歸。後僕聞之。乃還。感泣訴以前罪。禹鈞不問。由是父子圖禹鈞像。晨興祝壽。嘗因元夕往延慶寺。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。金三十兩。持歸。明日侵晨詣寺。候失物者。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。禹鈞問之。對曰。父罪犯至大辟。徧懇親知。貸得金銀。將贖父罪。昨暮以一親置酒。酒昏忽失去。今父罪不復贖矣。公驗其實。遂同歸。以舊物還之。加以憫惻。復有贈賂。同宗外姻有喪。不能自舉。公爲出錢葬之。由公而葬者。凡二十七。喪孤遺女。及貧不能嫁。公爲出錢而嫁之。由公而嫁者。凡二十八人。故舊相知。雖與公有一日之雅。遇其窘困。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。隨多寡貸以金帛。俾之販鬻。由公活族者數十家。四方賢士。賴公舉者不可勝數。公每量歲之所入。除伏臘供給外。皆以

濟人之急。家惟儉素。無金玉之飾。室無衣帛之妾。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。聚書數千卷。禮文行之儒。延致師席。凡四方孤寒之士。無供須者。公咸爲出之。無問識與不識。有志于學者。聽其自至。故其子見聞益博。由公之門登貴顯者。前後接踵。來拜公之門。必命左右扶公坐。受其禮。及公之亡。蒙恩深者。有持心喪三年。以報遺德。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。汝三十年實無子。壽且促。嘗告汝。今汝數年以來。名掛天曹。陰府以汝有陰德。特延筭三紀。賜五子各顯榮。仍以福壽而終。後當留洞天。充真人位。言訖。復謂曰。陰陽之理。大抵不異。善惡之報。或發於見世。或報於來生。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此無疑也。禹鈞愈積陰功。年八十二。沐浴別親戚。談笑而卒。世稱教子者。必曰燕山竇十郎云。

出范文正公竇諫議事跡記